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、正能量、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那些年 那些事儿

熬山楂酱

□明前茶

我刚做教师时，冯老师是我的师傅。当年她把我当做自家小孩一般看待，连打牙祭时烧的梅子排骨、自家做的山楂酱都会带到学校来与我分享。

二十多年前，大多数人没有享受过在面包片或馒头上涂果酱的奢侈。而冯老师带给我的山楂酱，竟然是装在用开水煮沸消毒过的酱菜瓶里的——这些山楂酱都是她的先生乔师傅做的。乔师傅在汽修厂干了一辈子，退休后迷上了烹饪、做果酱以及种花。

每一年炮制山楂酱，是乔家秋冬之交的一件大事。乔师傅会骑着自行车，专门找那些开着皮卡到城里来卖新鲜山楂的果农，将成麻袋的皮薄肉厚的大山楂驮回家。山楂从麻袋里倒出来，每一个山楂上的红点都分外细腻，这说明山楂已经起沙了。

山楂反复清洗后，用筷子粗的一头对准山楂底部，用力一顶，轻巧地去掉里面的核与果蒂。接着，乔师傅将大块的黄冰糖用小锤子细细敲碎成花生粒大小的晶体。黄冰糖放入锅中，加少量水，小火熬到糖液发亮，呈粘稠状，再将去核的山楂倒入锅中。一边熬，一边用勺子将逐渐酥烂的山楂压碎。乔师傅说，千万不可贪图方便，直接用搅拌机。手工山楂酱最美妙的地方，就是酱体中有沙沙的、软烂的果粒。它们形成了丰富的口感，能让你咀嚼到秋天的盛意。

这种又酸又甜的果酱，凝聚了大地上的阳光、秋风以及浓霜的味道，用来配荞麦面馒头或粗糙的全麦面包，真是绝配。

我后来离开了学校，不再教书，但与冯老师一家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去，每一年我们都会见面，我带给乔师傅花种、盆栽的香草和各种稀奇古怪的调料，乔师傅赠我从他的花园里剪下来的鲜花，还有他做的荞麦馒头和手制的山楂酱。不得不说荞麦馒头配山楂酱，真是世间最质朴的美味啊！

乔师傅在晚年经历了与癌症反复斗争的三年。这三年，冯老师寸步不离地照顾他。他明显憔悴了很多，两条裤管变得空荡荡的。然而，只要化疗一结束，回到家中，他的生活仿佛就恢复了原来的节奏与惯性，第一件事便是料理他的小花园，然后做美味泡菜，又雷打不动地做上十多瓶山楂酱分赠亲友。冯老师心疼他的劳累，反复劝说他，山楂酱就不要做了。然而乔师傅却说：“只有憋着一股劲，把这一个一个山楂核顶出去的时候，我才觉得生活恢复了原样，我还是那个有点手劲，可以做点事的老乔。”

2020年深秋，山楂酱刚熬妥，乔师傅就因为病情恶化急送医院，三天后，他离开了这个万般眷恋的世界。至亲们参加完乔师傅葬礼，回到冯老师家小坐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瓶山楂酱。冯老师后来伤感而茫然地对我说：“我把所有的山楂酱都送出去了。我实在没有勇气打开其中的一瓶品尝它。他走了，我的生活也失去色彩，无论我怎样照顾他的花，那些花都死了四分之一。无论我怎样打起精神来做菜，似乎都没有他做得好。”

为了安慰她，我特意下载了电影《桃姐》陪她看。她看到，桃姐去世后，刘德华扮演的罗杰和朋友们相聚，吃到桃姐一个月之前做好并冰冻好的牛舌，大家说起桃姐的好处，在忽来的寂静中陷入深深的追忆与感怀。在影片的末尾，罗杰振作精神又开始了下一段人生，他知道，桃姐一直在注视着他，希望在她走后他也能过得好好。

看完电影，我将从冯老师家中带回的一勺山楂酱，涂在了苏打饼干上。我与冯老师分享了这两块饼干。我看到她眼中蓄满了百感交集的泪水。至此，她不再提要把这伤心地的房子卖出去，另找地方生活了。

又是一年的深秋，银杏树变黄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冯老师的电话。她说，按照老乔留在抽屉里的方子，她也一步一步地做出了山楂酱。参照网上美食博主们的各种做法，她取其优点，在山楂酱中又加入了少许红酒，让酱的滋味深邃绵长。她还买了小巧的烤箱，尝试烤制燕麦面包。她邀请我到她家去品尝新做的山楂酱，并且说：“我想带你到老乔的花园里去看一看奇迹——去年看似枯死的那棵山茶，在母亲旁边又窜出了新的枝条，孕育出了新的花蕾。有可能，熬过这个冬天，它们就会盛放呢。”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列宁将书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可以垫头的，另一类只能垫脚。陈忠实先生盛年发奋，要写一部能给自己垫头的小说，后来，诞生了《白鹿原》。作家们无论是否公开讲出来，恐怕都想有一部“垫头之作”，却也都知道，这样的书不是想写就能写得出来，乃至拼上性命也无济于事。那么，能垫头的究竟是怎样的书，到底要怎样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呢？

前几年，一位多年瘫痪在床的老友，突然拿出一部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正面描述盐工的生活，名为《蜘蛛洞》，读过书稿的人都觉得，“他有了垫脑袋的作品”。果真如此，就表明“垫头之作”的产生是有迹可循的，它跟作者的关系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般写作。

此公自小受着“盐场生活”的熏染，在生命的黄金季节正式投入盐场工作。他喜欢自己的工作，迷恋海滩、盐池，当然，还有一个“文学情结”，曾写过一篇描述盐滩上野生植物的散文《黄蓍红》，当时，深得天津文坛泰山北斗式人物方纪先生的赞赏，鼓励他多写东西，两人结为忘年交。后来，阴差阳错地把他调入文艺界，却不是让他写东西，而是让他专抓基建，天津市要建一座文艺大楼。几十年前建大楼，还不像现在这般看上去像搭积木一样神速，再说文艺界建大楼，就如同说评书的真要比挂上阵、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一样，待到大楼真的建成了，他已年近花甲。多年身在文艺界，却又远离文学创作，朋友们无不惋惜，认为那栋大楼可能就是他此生的“代表作”了。

他身体渐渐开始出问题，雄健粗壮的体魄逐渐消瘦，原本能大块吃肉，大碗喝

大家 微语

●20年前，作家贾平凹曾提出“大散文”的概念，后来有一批年轻的散文家又提出“新散文”，甚至有人提出“散文革命”。这些年，不论怎样谈，散文的诸多问题始终没有确定的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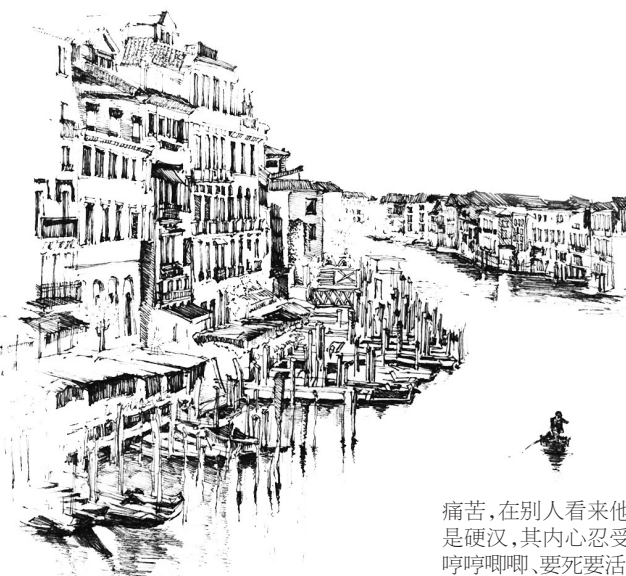
●这不奇怪。关于散文的争论还是出在散文本身。作为文学的文体之一，散文的概念本来就是模糊的。

●不管散文怎样发展，文学性总是基

文史 杂谈

古代，每到冬天，火炉是人们取暖的物件。要说起最喜欢火炉的古代诗人，估计非白居易莫属。生性豁达的乐天居士，一到冬天，简直是一刻也离不开火炉。看，他回忆里有火炉：“忆昨腊月天，北风三尺雪。……复此红火炉，雪中相暖热。”一个人独居，静坐的时候，离不开火炉：“小书楼下千竿竹，深火炉前一盏灯。”晨起的时候，需要火炉：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。……酒性温无毒，琴声淡不悲。”用火炉做什么呢？除了取暖，老白还用它温酒、煎茶，煮加了奶酪的粥。熬粥的同时，还不忘抚琴一首，光看这些，就如乐天居士是多么懂生活了。当然，朋友来访，更是离不开火炉、美酒的加持了，以至于千年以后，我们还经常念叨着他那首歌颂友情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南宋大诗人陆游对于火炉的贪恋，也不输白居易多少。尤其是年老体衰的时候，愈发地怕冷了，不得不靠炉火续命：“山路霜清叶正黄，地炉火暖夜偏长。”可



守望精神

□蒋子龙

酒，且量大能容，总给人以“铁汉”的印象，竟变得这儿疼痛、那儿难受……他无法忍受身体不给自己作劲的感觉，先是将两个膝盖摘掉，换成钢的；然后，又在心脏上弄了几个支架，他不能让自己活得不痛快，总想一劳永逸地根除病痛。而根除病痛最快捷的手段就是动刀子。他迷信手术，这儿一刀，那儿一刀，拉来拉去把自己拉得只能坐轮椅了。轮椅没坐多久，干脆瘫痪了。他似乎并不后悔，但他注册信箱取名“WUHEN”，其实，“无恨”就是有限，至少曾动过恨意，但不能恨、无法恨，与其恨自己或恨命运，莫如将恨意转化为创作力。

只要不让悔恨磨灭了自己的灵感，人就不会颓废。何况有些灵感值得用生命去兑现。身体没有了知觉，疼痛也就没了，他终于与自己的身体和解，于是，开始写这部命中注定属于他的长篇小说。如

散文与北雁南飞

□红孩

础，叙事抒情不可回避，文化思考哲学审美总要追求。

●前几天，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燕子南飞的图片。过去，一说北雁南飞，人们总以为那燕子肯定要飞到长江以南。可是，科学家发现，那些北燕根本没有飞到江南，而是经河北、内蒙古、新疆飞到中亚，最后到达非洲，全程2.5万公里，历时3个月。想象与现实之间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！我觉得，写散文比北燕南飞还难以琢

磨，只要人类靠文字表达，它就没有终极的目标。

●当然，散文也会像燕子一样，它飞行的方向不一定永远向南，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它也会往北飞，这就叫适者生存。说得直白些，散文的变是永恒的，不变终究是要被淘汰的。但不管怎样变，散文的模样总还是要有的。如果硬要我画出散文的样子，我只能说，您尽管看我的散文好了。我想，这句话对于其他作家也同样适用。

诗意的“围炉”

□项伟

是生活窘迫，买不起更多的木炭，炉火经常不到半夜就熄了，以致被冻醒，起来想烧点薄粥吧，发现没米了：“地炉火死冻脚硬，欲作薄粥愁空枪。”后来条件好转，陆游终于置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暖房，有大大大的围炉，足足的炭火，再也不怕过冬了，他在《新治暖室》中用轻快的笔触写道：“小堂稳暖纸窗明，低幌围炉亦已成。日阅藏经忘岁月，时临阁帖杂真行。”有了这膛红红的炉火，诗人闲时读书临帖，倦了小酌听雪，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。兴致来了，还喜欢骑着小毛驴，到山野中走走，去村翁家里做客：“……土榻围炉豆楷暖，荻帘当户布机鸣。解囊自取残编读，何处人间无短策。”围炉夜谈，煨芋当饭，这种简朴随性的生活想必也是很多现代人所羡慕的吧？

在夜生活相对单调的古代，围炉夜谈算是难得的娱乐项目和社交机会了。他们在红泥小火炉边，下闲棋、喝小酒：“青灯影冷棋三战，红火炉温酒一杯。”或吟雪诗、烤芋头：“拨火煨霜芋，围炉咏雪诗。”

就是以茶代酒，也是高兴的，就像杜老在《寒夜》诗里说的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都是知交好友，谁会在意这些呢？有时聊得兴起，忘了时间，回首一看，窗外竟已泛起了鱼肚白：“围炉夜语忘刻漏，吹灯晓色盈窗几。”

古代的男人好在围炉前喝酒、下棋，那女人们又会做些什么呢？其实也差不多，不过相对会温婉、文雅些，助兴的酒是必定要喝的，体己的悄悄话儿也是少不了的，但要说娱乐节目，或许她们更倾向于弹琴、唱曲儿。南宋女诗人朱淑贞，能文善画，通晓音律，才堪堪比李清照，她的《围炉》诗记录了和闺蜜们围炉品酒、赋诗唱和的情景：“围坐红炉唱小词，旋觞新酒赏新诗。大家莫惜今宵醉，一别参差又几时。”在古代，女人们甚少有机会外出，像这样能和要好的姐妹，聚在红红的炉火前，喝酒、聊天、唱曲的聚会，更是十分难得与宝贵。诗人或是感慨世事无常、身如浮萍，所以既是劝人，也是劝己，要惜取眼前，谁知道下次再会，又是何年何月呢？